

汲古得修绠 开怀畅远襟——国家图书馆藏汲古阁抄本概说

□ 陈红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四百年前的毛氏汲古阁，为常熟的藏书楼和刻书机构，因雕版印书质量高、珍藏秘笈量大质优、精校与影宋元本多闻名享誉当时，亦因文化传播的功绩名垂后世，在中国古代出版史和藏书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

汲古阁主人毛晋（1599—1659），原名凤苞，字子久，后改字子晋，号潜在，别号汲古主人。常熟人。毛晋酷爱藏书，钟爱宋本，一遇宋本便不惜重金购置。藏书的数量，据清叶德辉《书林清话》记载，有七八千部，八万四千余册。王咸曾应毛晋之托作《虞山毛氏汲古阁图》，图上题：“子晋社主结藏书阁于隐湖之滨，颜曰汲古。次以甲乙分以四库，非宋元绣梓不在列焉。牙签玉题，风至则琅琅有声也。予寓读湖斋遂盈一纪，所得于翻阅者迨半。”

汲古之名，据与毛晋同时的赵士春考证，出自唐韩愈《秋怀》诗中“汲古得修绠，开怀畅远襟”，汲古阁中广聚宋、元旧刻与名家抄稿本及明代善本，据毛晋好友陈瑚（1613—1675）《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描述：“其制上下三楹，始于子迄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库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宋内府所遗，纸理缜滑，墨光腾刻。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见。”

毛晋因藏书而刻书，以广流传，其刻书规模相当大，据记载，“汲古阁后有楼九间，多藏书板，楼下两廊及前后，俱为刻书匠所居”。毛晋刻书多用宋刻本作底本，许多宋版书因翻刻而保存下来。毛晋注重校勘，不仅自己校勘，而且延请著名学者到汲古阁校书。汲古阁精刻精印之书，向为版本学家、藏书家所津津乐道，十三经、十七史、六十种曲等成为后世最为通行的读本，影响深远。因毛晋影刻之宋元本，之后若干年其所用底本又多有散亡，所以毛晋实际保存下来的许多是宋元本的原貌，加之精刻精印，素为后世研习版本、收藏古籍者所重。据统计，汲古阁刻书数量超过 900 种。

汲古阁刻书外，最受后世藏家和学者看重的是汲古阁抄本，习称“毛抄”，特别是其中的影宋、影元、影明抄本最为珍贵，因保留原本面貌被称“下真迹一等”，备受藏家和学术界重视。毛晋及其子侄、童仆均擅长抄书，据统计汲古阁抄书 580 种，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樊长远据已公布目录统计，现存世毛抄本据共有 180 余部，国家图书馆有 80 余部。第一至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等辑录毛抄本共 161 种，附毛抄本配补成帙的宋元本 11 种。抄稿本又是毛晋藏书的一大特色。汲古阁藏抄本，据统计或在 260 种左右，目前可知存世约百种。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共同遴选出国家图书馆藏毛抄本和汲古阁旧藏抄本，共 84 部，其中影抄本 22 部，汇编成 48 册《国家图书馆藏汲古阁抄本丛书》，已经出版。

其中所收汲古阁旧藏明抄本刘禹锡的文集《刘宾客文集》。四库馆臣评价刘禹锡：“其古文则恣肆博辩于昌黎柳州之外，自为轨辙”“其诗则含蓄不足而精锐有余，气骨亦在元白之上。可与杜牧相颉颃而诗尤矫出。”刘禹锡对宋诗影响颇大，刘克庄《后村诗话》乃称其诗多感慨偶有闲婉之风。刘禹锡的诗文在中国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刘宾客文集》最早见录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原本四十卷，宋初佚其十卷，后礼部学士宋次道哀其遗诗四百七篇，杂文二十二篇为外集。明曾有刊本为杂文二十卷，诗十卷，独外集世罕流传，藏书家珍为秘籍。后纂修《四库全书》时，扬州所进为毛晋汲古阁所藏抄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纸墨精好，犹从宋刻影写，谨合为一编，著之于录，用还其卷目之旧焉”。此明抄本校者不一，据《双鉴楼善本书目》此书先经毛晋据宋本校订，后经藏园先生傅增湘校订。为毛晋、傅增湘等名家递藏。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钱谷抄《南唐书》十八卷，为陆游所著，陆游一生勤于笔耕，著述颇丰，诗词文成就颇高。其诗语言平易晓畅、爱国热情饱满，对后世影响深远；其词采众家之长，以慷慨雄浑之作为佳，宋人刘克庄谓其词“激昂慷慨者，稼轩不能过”；其文兼善众体，构思奇巧，文笔精纯。此书前有元赵世延所撰《南唐书序》，正文前三卷为南唐三主本纪，后十五卷为列传；卷末附嘉靖二十九年（1550）王穀祥跋、钱谷跋；后为戚光所撰《南唐书音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称此书“采获诸书，颇有史法”，毛晋赞“陆独道迈，得史迁家法”，四库馆臣亦称其“简核有法”，且他本“均不及陆游重修之本”。

此书自撰成至今，历代皆有刻印、传抄，惜宋、元本早佚。钱氏抄本为现存最早版本。

所收《虞山毛氏汲古阁图》为王咸所绘。原画纵 28.9 厘米，横 41.4 厘米。绢本，设色。明崇祯十五年（1642）绘。轴纵 264 厘米，横 70.5 厘米，纸本。清钱大昕题额，画四周有朱照廉、何元锡、段玉裁、陈廷庆、吴凌云、王人作、唐仲冕、陈鸿寿、李福、李锐、邵騷、魏懋、黄丕烈、钮树玉、瞿中溶、袁廷椿、夏文焘、顾广圻、孙衡、顾莼、戈襄、胡观、钱大昭、汤文隽、钱绎、钱侗、邢澍、潘孝曾、潘暉曾、陈文述、徐渭仁、韩崇、杨文荪、何士祁、李盛铎等清、民国时期文人雅士题诗。

王咸（1591—？），字与公，号拙庵。长洲（今苏州市）人，毛晋之友，擅画山水，有沈石田（周）画意。此画上王咸题曰：“壬午秋，子晋出鹅湖素绢，命予作图，因绘此以赠，并系一诗，聊补点染之未备云尔。”诗曰：“杰阁闳深树，不许凡庸跻。藏书比石室，一一函缙绌。甲乙列四库，古香溢缥题。居恒每共登，亥鱼相讎稽。推窗眇绿野，瓜畴接粳畦。百城真自雄，丙夜吹青藜。为君写其照，东壁光应齐。”

王咸诗画，从内容到用韵，对后来众人的题诗都有明显影响。王咸所画背景为隐湖，画面上山石嵯峨，中有楼阁，室中插架颇盈。画成后 150 余年，瞿中溶购得此画。瞿得此画后，欣喜万分，命人重装，并遍请当时名流为之题跋。从钱大昕题“虞山毛氏汲古阁图”，后经三十余人陆续题跋。瞿中溶后，此画辗转为徐渭仁收藏。徐渭仁得到此画后，亦请文友题诗，故在众人题跋的最下端，不仅有徐渭仁的题诗，还有韩崇、杨文荪的题诗。徐渭仁之后，此画曾为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收藏，后转入银行家许汉卿手中，并在 1938 年许氏请人重装。

钱大昕“虞山毛氏汲古阁图”题名旁，有“祁阳陈澄中藏书记”一印。陈澄中（1894—1978），名清华，字澄中，喜藏书，尤嗜好宋元善本，其藏书以量大质精与周叔弢并称“南陈北周”。1949 年前后，陈氏携珍籍离沪赴港，1956、1965 年两次因生计出售所藏古籍，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其珍籍均由国家购得，拨国家图书馆度藏，《虞山毛氏汲古阁图》为其中之一。

见多识广的黄丕烈在题诗中叹道：“积书大小西，杳渺无由跻。汲古富藏弄，囊盛多绿缙。高阁嗟已废，云烟仰榱题。幸有此图画，门径犹可稽。宾主互赏析，讲习如分畦。遗卷

偶逸获，照读思然藜。至今藏书者，谁能与之齐？”汲古阁刻书与藏书的地位，为历代学者和藏书家特别珍视此画的原因之一，而名人的手迹使得画卷更显珍贵。

从书中还收有《绝妙好词》七卷，为宋周密辑。清初毛氏汲古阁抄本。朱祖谋跋。

周密（1232—1298）生平撰述甚多，《绝妙好词》为周密晚年所辑南宋人词集，始于张孝祥，终于仇远，大体按时代先后排列，凡收录一百三十一家三百八十一首作品。清初朱彝尊评曰“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书绝妙好词后》）；厉鹗则推为“词家之准的”（《绝妙好词笺》）。

是书编于宋末元初，当时已称罕见，曾经刊刻，但流传稀少。元明两代一度湮没无闻，清初始见记载。《读书敏求记》卷四著录钱曾述古堂藏抄本《弁阳老人绝妙词选》七卷，云：“弁阳老人选此词，总目后又有目录，卷中词人大半予所未晓者。其选录精允，清言秀句，层见迭出，诚词家之南、董也。此本又经前辈细勘批阅，姓氏下皆朱标其出处里第，展玩之，心目了然。”康熙二十三年（1684），钱曾族婿柯煜将述古堂藏本过录一部，于次年刊行，是为小幔亭本，此书始有刻本流传。其后清吟堂、小瓶庐诸刻本皆用柯氏书板改头换面印行。此抄本在传世《绝妙好词》中为最早。

从书中还有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汉上易传》十一卷，宋朱震撰，附汉上先生履历一卷。

朱震（1072—1138）字子发，世称汉上先生，北宋徽宗政和（1111—1118）间进士。南宋高宗时，官至翰林学士兼资善堂翊善。与胡安国、赵鼎等同学交好，并受其荐，进讲经筵。政治思想继承二程传统，崇复三代，反对新法。哲学思想则相沿两汉，以象数学为宗。《宋史》有传。

朱震经学深醇，认为东汉前，易学保持象数学原貌，三国以降，王弼、钟会则扫汉儒之说，杂以庄、老，专尚文辞，使“天人之道”分割，故作《汉上易传》正之。表现出对宋代易学的传承授受了如指掌，故以程颐《易传》为宗，和会邵雍、张载之论，并博采汉至北宋诸儒易说，而成《汉上易传》十一卷。旨在于使久被分割的“天人之道”离而复合。

《四库全书》所收此书，有朱氏进书表。《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均有著录。

此书有宋刻本行世，为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藏国家图书馆，然仅存卷三至十一。此汲古阁影宋抄本，行款与现存宋版同，卷帙无缺。影写极精，经汲古阁、韩泰华、袁寒云、张元济等递藏后入藏国家图书馆。王国维在《传书堂藏书志》中称此书：“精雅绝伦，三百年来未经名人收藏，诚罕觐之秘籍矣。”从版本价值讲可谓“下宋本一等”，文献独全，研究价值高，非常珍贵。

再如明末毛氏汲古阁抄唐李中撰《碧云集》三卷，李中（生卒年不详）字有中，九江（今属江西）人，郡望陇西。唐末第进士，仕南唐，为新淦、淦阳、吉水三县令，终水部郎中。《唐才子传》有传。

李中自编诗集《碧云集》，收诗三百多篇，多为酬唱之作。曾有宋、元刻本流传。黄丕烈曾藏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碧云集》三卷；毛氏汲古阁刻《唐人八家诗》之《碧云集》三卷，以元本为底本；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席氏琴川书屋刻《唐人百家诗》之《碧云集》三卷，序称以宋本为底本。然毛刻、席刻所据底本，今皆未见流传。

此明末毛氏汲古閣据元本抄录并经毛晋手校，书首、书末副叶各有黄丕烈跋一则，黄丕烈云：“此毛氏抄本，又为子晋手校。卷中朱笔校字、跋中墨笔增字皆其手迹也。”此本曾为清黄丕烈、顾锡麒、赵宗建收藏。民国间陈清华收得，钤“祁阳陈澄中藏书记”。2004年入藏国家图书馆。

上述种种，包涵着珍贵古籍的传承脉络，也是鲜活的古籍中的故事。我们希望这部书能为学界提供更多的珍贵文献资料，也为古书收藏者提供参考资料，更为读者对毛抄本和毛藏抄本进行研究及写本学研究提供新资料。希望此书出版起到的作用，恰如汲古阁得名的“汲古得修绠，开怀畅远襟”。

